

否定类型及与此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徐 杰 张 帆

提 要：作为功能范畴的否定存在类型差异，否定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句子否定、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本文提出了较有操作性的句法语义特征标准，将三类否定明确区分开来，并演示了三类否定的确立能解释哪些语言现象，能处理此前哪些让人倍感困扰的难题。否定是一种属于全句的功能范畴，其否定范围正是它所依附的那个句子，其否定中心就是该句的焦点，不能另立中心。但是，这一论断只适用于句子否定，不适用于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

关键词：句子否定 短语否定 构词否定 否定范围 否定中心

一 句子的焦点与否定和疑问的中心

否定是一种功能范畴，其句法语义广受关注和讨论。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等。所谓的否定范围本质上就是否定的对象，而否定中心则是这个范围和对象内部比较重要的成分。否定中心一定在否定范围以内，不可能在否定范围以外。

关于这些问题，徐杰、李英哲（1993）曾在吕叔湘（1985）、沈开木（1984）和钱敏汝（1990）等重要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过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们认为可以通盘考虑否定、焦点和疑问，统一处理。其核心观点是“焦点”跟“否定”和“疑问”是一组三个非线性的、超结构的语法范畴，其中“焦点”处于中心地位。一个句子可以没有否定，也可以没有疑问，但一般来说它都会有个焦点成分，不管其焦点特征是强是弱，也不管它是否由特定的语法或语音形式表现出来。而所谓的疑问中心和否定中心并没有专属于疑问句和否定句的独立地位，它们不过是一般意义下的句子焦点分别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的实例化而已。

（1）老刘是去年夏天来美国的。（句子焦点）

（2）老刘是去年夏天来美国的吗？（疑问中心）

（3）老刘不是去年夏天来美国的。（否定中心）

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表达否定意义的词语（否定词）及其句法位置安排问题。在现代汉语中，基本否定词有“不”和“没有”两个，后者可以减缩为“没”。说它们是否定词指的是它们的功能。就其词性而言，它们都是副词，当然要受汉语对所有副词的一般性语法限制，比如它们一般只能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面，修饰这些谓词性成分，不能用在名词性成分的前面。如果有必要用在名词性成分前面，还要额外加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联系动词“是”，来满足副词只能修饰谓词性成分的硬性条件。除此以外，否定词具体的语序安排跟否定中心有关，跟否定范围没有太大关系。否定词“不”和“没（有）”跟汉语中专用的焦点标记词“是”性质有同有异。后者是专用的焦点标记词，前者不是。但是，否定词虽然不是专用的焦点标记词，它们主要用以表达否定，却兼有强化原有的焦点成分的附带作用。陈振宇、陈振宁（2021）有关汉语否定副词“不、没、别”在语义所指上具有“浮动性”和“焦点性”的观察和总结跟这里所说的否定副词兼强化原有焦点的

收稿日期：2023-2-4；定稿日期：2024-1-7。通讯作者：张帆。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成语法的汉语研究与新时代汉语语法理论创新”（18ZDA291）经费的支持。特此申谢！

作用的想法有着内在联系。

(4) a. * 老刘不明天晚上离开广州。 b. 老刘不是明天晚上离开广州。

(5) a. * 不我故意沉默, 而是我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

b. 不是我故意沉默, 而是我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

以上两例中的“是”都不是原本就需要的, 而是为了满足否定词“不”只能修饰谓词的语法条件而临时补出来的。就此而言, 它跟英语否定句中的“DO-支持”(DO-Support)情形非常类似。英语中否定词“NOT”就只能跟在助动词和主要动词之间。如果没有助动词, 就是要补进一个傀儡助动词“DO”。

(6) I will not join you for the Friday party.

(7) I do not like being alone for Christmas. (比较: * I not like being alone Christmas.)

还有个众所周知的语法现象可以旁证上述论点。上古汉语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多数情况都会从动词后前置到动词前位置, 例如“我无尔诈, 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日月逝矣, 岁不我与”(《论语·阳货》)等。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否定词的本职是否定, 其兼职是强化焦点成分。注意它只是对句子原有的焦点进行强化, 而不是制造新的焦点或者否定中心(徐杰 2001)。

徐杰(2005、2010)还指出, 否定和疑问等属于全句的功能范畴, 一般都会有相应的句法实现形式, 多数是通过在句首、谓头和句尾位置上通过加标、移位或重叠等句法操作来实现。徐杰、李莹(2010)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句首、谓头和句尾位置为什么对全句功能范畴敏感的问题, 提出了适用于包括汉语在内的各种语言的全句功能范畴实现形式的总规则。马宏程等(2010)以及马宏程(2014)系统研究了不同语言中作为全句功能范畴的否定的实现方式。考察结果显示: 作为一种全句功能范畴, 否定的表达在各种人类自然语言中都是通过将否定词置于句首、谓头和句尾三个敏感位置实现的。由此可见, 对否定的表达不一定都要像汉语一样把否定词置于谓头位置, 还可以置于句首或句尾位置。下列两种语言的基本语序与汉语相同, 都是“主-动-宾”型的, 但是, 它们的否定词(例句中以“NEG”表示)却没有用在谓头位置, 而是出现在句首或句尾位置。

句首位置

(8) kai-su ka tama nakuane. (鲁凯语)(马宏程 2014: 161)

NEG- 你(主格)爸爸 我

你不是我的爸爸。

(9) awa ku mama aku i luma'. (阿美语)(马宏程 2014: 164)

NEG (主格)爸爸 我(属格)(介系词)房子

我爸爸不在家。

句尾位置

(10) tâa kyur shau dà. (Guruntum 语)(马宏程 2014: 171)

她准备 食物 NEG

她不准备煮食物。

(11) wə gùsnə hàrga bà. (Kera 语)(马宏程 2014: 171)

他 买了她的山羊 NEG

他没有买她的山羊。

徐杰、李英哲(1993)是一篇研究焦点、否定和疑问的早期文献, 其中有一些观点广受关注和讨论。比如该文明确指出, 否定没有独立的中心, 否定中心就是否定句的焦点成分。文章认为“是老王没来”这句话的焦点就是受焦点标记词“是”强调的“老王”。虽然这个焦点成分在否定词“没”的前面, 否定中心依

然是这个焦点成分。否定词“没”虽然位于动词“来”的前面，但“来”并不是否定的中心。该句否定中心就是由“是”标明的焦点成分“老王”。其意思是很多人都来了，就老王没来。

袁毓林(2000)对此提出疑问，他认为这个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徐杰、李英哲(1993)一方面说“来”并没有被否定，另一方面又说“是老王没来”的意思是“很多人都来了，就老王没来”。袁毓林(2000)认为，在“是老王没来”中，否定词“没”的否定中心是“来”，至于“很多人都来了”是通过强调标记“是”加在基础句“老王没来”上而表达出来的会话含义。因为强调标记“是”有标志对比焦点的作用，它不仅使“老王”跟“很多人”或“其他人”相对比，而且使“没来”跟“来了”相对比。我们不能根据从表层形式“是老王没来”上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很多人都来了”，来证明表层形式“是老王没来”中的“来”没有被否定。事实上，“来”确凿无疑地被否定了。

袁毓林(2000)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徐杰、李英哲(1993)对“是老王没来”句子中焦点和否定中心的分析确实有误，否定词“没”的否定中心是“来”，不是它前面的“老王”，尽管“老王”是该句子的焦点。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对这个例句的重新分析跟徐杰、李英哲(1993)有关否定句中的否定中心就是句子原焦点的大原则并没有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是老王没来”虽然包含一个否定词，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否定句，而是一个包含否定短语的肯定句，因为否定词“没”没有用在该句最高谓语“是”的前面。这里使用“是”的初衷是要强调“老王”的，所以说是焦点标记词，但是因为它同时又是个动词，它的嵌入额外制造了一个高层谓语，原本的谓语“来”的地位随之下降。该句要否定的话只能把否定词用在最高层谓语“是”的前面。

- | | |
|-----------------|--------------------------|
| (12) 老刘是不是朋友很多? | 【正反重叠只能重叠高层谓语】 |
| (13) *老刘是朋友多不多? | 【正反重叠不当地重叠了低层谓语导致句子不可接受】 |
| (14) 老王没来。 | 【否定句】 |
| (15) 老王来没来? | 【否定句可以正反重叠】 |
| (16) 是老王没来。 | 【带否定短语的肯定句】 |
| (17) *是老王来没来? | 【带否定短语的肯定句不能对底层谓语进行正反重叠】 |
| (18) 是不是老王没来? | 【带否定短语的肯定句可以对高层谓语进行正反重叠】 |

由此可见，要想对相关现象做出更为全面的分析，我们就很有必要把笼统的否定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可能至少包括句子层面的否定和短语层面的否定。不同层面的否定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条件。本文就是在吸收西方学者有关否定类型的理论后，以汉语自身的事实为基础，讨论汉语中的不同否定类型如何建立起来并清晰划分的问题，以及否定的分类理论能否和如何解决汉语语法分析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界定问题。这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否定范围指的是否定的对象和辖域，而否定中心则是否定的重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否定范围是一个较大的语言单位，否定中心是这个较大语言单位中的某个较小语言单位。这一点，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跟疑问范围和疑问中心完全平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特指问句。特指问句是一种疑问句，它有一个疑问范畴，而这个疑问范畴作用的范围就是那个特指问句，或主句（如〔你昨天买了什么？〕），或从句（我在琢磨〔你昨天买了什么〕）。而疑问的重点或者疑问中心则是那个疑问范围内，那个疑问句里边的某个较小的语法单位，亦即上述两例中的疑问代词“什么”。

本文所说的否定类型指的是否定范围的不同类型，不是否定中心的不同类型。否定中心不存在层次和类型问题。这好比疑问范畴作用的范围可以是一个主句，也可以是从句，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疑问范围的类型差别。但是不论疑问范围的大小，相关的疑问中心没有类型差别，都是那个疑问代词。

二 否定范畴的类型划分

2.1 西方语法学界有关否定类型的讨论

否定范畴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国内语言学界对这个观念的关注和讨论较少。但是放眼世界理论语言学界,这并非一个新概念和新做法,而是有一定的研究和讨论的。其中 Klima (1964) 和 Jackendoff (1969、1972) 等最有代表性。Klima (1964) 就认为应把否定区分为句子否定 (sentence negation) 和成分否定 (constituent negation) 两类,并列举了下列四条技术性的判断标准以区分英语中的句子否定和成分否定。

(一) Either 连接测试。作为后续句,句子否定句要用连接 “and...either”, 而成分否定句则要用 “and...too”。

(19) Publishers will usually reject suggestions, and writers will not accept them either/*too.

(20) Publishers will unintentionally reject suggestions, and writers will unintentionally reject them *either/too.

(二) 否定同位语标签 “not even” (Negative appositive tag “not even”) 测试。句子否定句可带 “not even...” 同位语, 而成分否定句不能带 “not even...” 同位语。

(21) The writer will not accept suggestions, not even reasonable ones.

(22) *Writers are unreceptive to suggestions, not even good ones.

(三) 附加式问句 (Tag-question) 测试。句子否定带肯定的附加式问句, 而成分否定则不能带肯定附加式问句。

(23) Writers will not accept suggestions, will they?

(24) *Writers unfortunately reject suggestions, do they?

(四) Neither 加签 (Neither-tag) 测试。句子否定可与带 neither 标签的疑问小句并列使用, 而成分否定则不能与带 neither 标签的疑问小句并列使用。

(25) Writers won't be accepting suggestions, and neither will publishers?

(26) *Writers will unfortunately always be accepting suggestions, and neither will publishers?

Jackendoff (1969) 在技术手段方面对 Klima (1964) 有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质疑, 但是在区分成分否定和句子否定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他们两人基本是一致的。Jackendoff (1969) 认为只有否定范围能够覆盖主语的否定句才是真正的句子否定句。他还提出了用基于同义转写的语义手段测试一个句子是否为句子否定句, 并提出真正的句子否定句需符合以下定义 (27)。

(27) 一个句子 [_S X-否定-Y]_S 是句子否定句, 当且仅当该句可转写为 “并非 [_S X-Y]”。

总体上看, 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意见是英语中的否定可以分类, 应该分类, 这是原则性的。存在的分歧则是技术性的, 主要表现在哪些标准可以用来把不同类型的否定区别开来。本文无意纠结于英语中句子否定和成分否定的技术性分野, 而是要专注于汉语是否也存在不同类型的否定, 如果存在不同类型的否定, 那么如何对它们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合理的切割。更重要的是, 区分不同类型的否定能否以及如何解决语法分析中的实际问题。

2.2 现代汉语中的三类否定

我们认为, 在汉语中对否定范畴进行科学的分类, 可以采用戴耀晶 (2013) 提出但是未及充分论证的一组三个概念。否定可以分类, 应该分类。不是分两类, 而是应该分三类: 句子否定, 短语否定 (phrase negation) 和构词否定 (morpheme negation)。就外延而言, 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合在一起大体相当于 Klima (1964) 的成分否定。

首先, 在构词否定方面, 否定词本身是作为一个语素参与构词的。否定词本身与被否定的对象合在一

起组成一个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法单位，也就是一个独立的词。就此而言，构词否定为一方，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为另一方，它们的划分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就是词与短语之间系统性的差别。某个否定式，只要符合三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就可以直接判定为构词否定，它不会是短语否定或者句子否定。

(一) 否定对象，亦即否定范围，是个黏着语素

(28) a. 总是给您添麻烦，深感不安。

b. * 幸好没有您添麻烦，感到安。

(29) a. 边远山区，交通不便。

b. * 靠近主城区，交通便。

(30) a. 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b. * 这个地区治安很好，晚上出门也有测。

这些句子中的“不安”“不便”“不测”都是词，词内出现的否定成分属于构词层面的否定。参与构词的时候，否定词“不”是一个定位语素，一般位于受否定语素之前。当然，构词否定具有跨语言特点，不仅汉语中有，其他语言中也很常见。如英语中就同样存在与汉语相当的构词否定现象。

(二) 否定词和否定对象构成的语法单位不能扩展

(31) a. 不满 $\nrightarrow$ * 不很满 (比较, 很不满) b. 不幸 (遭遇车祸) $\nrightarrow$ * 不幸运 (遭遇车祸)

(三) 否定词和否定对象的构成成分不能自由替换

(32) a. (故事) 没趣 $\nrightarrow$ * (故事) 不趣 b. (日期) 不详 $\nrightarrow$ * (日期) 不细

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如何把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清晰区别开来。我们就此找到了下列句法语义诊断标准。

(一) 语义上对应不同的语言单位

句子否定是要否定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而短语否定只是否定某句子成分所表达的一个语义单位。如果以 X 代表被否定的语义单位，那么，句子否定是对命题 (P) 的否定，亦即“-P”，而短语否定则是肯定小于命题的其他语义单位。这些意思可以概括如 (33)。

(33) A. 句子否定: $X = P$

B. 短语否定: $X = Y (Y < P)$

(二) 用反义词进行替换的可能性

逻辑上，如果否定词跟某语法单位 X 组成的一个更大语法单位 Y 可以被 X 的反义词整体替换而不改变基本语义关系，那么这个 X 就应该被认定为否定词的否定对象，也就是否定范围。基于此，如果该 X 是一个小于句子的语法单位，比如是一个词或者一个短语，那么该项否定就是一个短语否定，不会是句子否定。我们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如果“否定词+X”可整体替换为 X 的反义词，该项否定为短语否定。照此原则，我们可以直接判定下列各例中否定词的否定范围是短语，而不是句子。

(34) 小张【不喜欢 = 讨厌】她。

(36) 他【不经常 = 偶尔】喝酒。

(35) 他【不赞成 = 反对】你的说法。

(37) 他对客人很【不客气 = 粗暴】。

不能用 X 的反义词替换的“否定词+X”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词汇系统没有给 X 提供反义词，其二是该否定是句子否定。

词汇系统没有给 X 提供反义词：

(38) 我确实不感激你。不感激 = ?

(39) 我真的不妒忌你！不妒忌 = ?

(40) 我真的不同情你！不同情 = ?

该否定是句子否定：

(41) 小张不是喜欢她 (他喜欢的是你) $\neq$ 小张讨厌她。

(42) 他不是赞成你的说法 (他赞成她的说法) $\neq$ 他反对你的说法。

(43) 他不是经常喝酒 (是经常吸烟) $\neq$ 他偶尔喝酒。

作为一个否定句, (41) 的否定对象是“小张喜欢她”这个命题, 意思是这个命题不成立。但是如果用“喜欢”的反义词“讨厌”去替换“不喜欢”而成的“小张讨厌她”, 那就扭曲了原本的意思。小张只是不喜欢她, 但是不一定讨厌她。也可能小张压根就不认识她。同理, (42) 的否定对象是“他赞成你的说法”这个命题。同义替换为“他反对你的说法”后也跟原义有了较大的出入。他可能只是不赞成你的说法, 可能是赞成另外某人的说法, 但是不一定就是反对你的说法。也许他还不知道你的说法。(43) 否定的是“他经常喝酒”这个命题。替换为“他偶尔喝酒”后也扭曲了原义, 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喝酒。

(三) 跟界标成分的语序先后

句子有三个敏感位置, 句首、谓头和句尾。包括疑问和否定在内的全句功能范畴一般都是这三个位置上采用移位、加标和重叠的句法操作来进行表征。三个位置中句首和句尾两个位置清晰无疑。但是到底哪里是谓头位置呢? 谓头就是谓语的开头位置, 多数情况下也是清楚的。但是也有不清晰的时候, 比如状语就分两类: 谓语内状语(状语)和谓语外状语(全句状语)。内状语之前的位置是谓头位置, 外状语之前的位置不是谓头位置。更有意思的是汉语中有些词语可以帮助我们吧内外状语区别开来, 比如“会”“更”“很”“很少”“更加”“一直”“一定”“天天”“十分”等。这些常常被称作“界标”的词语本身是内状语, 修饰的是谓语, 但是它们前面不再允许其他的属于内状语的成分, 它们之前的成分一般是外状语, 修饰的是整个句子(蔡维天 2007; 徐杰、李莹 2010)。内外状语的划分以及界标成分的存在对我们确认某否定词的否定范围意义重大。简言之, 界标成分之后的否定词的否定对象是词或者短语, 而界标成分之前的词语就跟其他的句子状语一样, 它们的否定对象是句子。

(44) a. 阿 Q 很少不洗车。【短语否定】 b. 阿 Q 不是很少洗车。【句子否定】

(45) a. 他会帮人修汽车不收费。【短语否定】 b. 他不会帮人修汽车。【句子否定】

(四) 可否进行正反叠用的操作以表疑问

根据徐杰(2001), 徐杰、李莹(2010)的相关讨论, 正反叠用(又称“反复问句”)是跟加用疑问语气词“吗”功能相同的语法操作, 都是为了表达疑问范畴。正反叠用表疑问的使用有个条件, 进行正反重叠操作的语法单位一定占据谓头这个语法位置, 比如助动词; 或者原本不在谓头位置而后来移位至谓头位置的语法单位, 比如动词。就此而言, 如果某否定词参与了正反叠用, 那说明它的否定范围是句子, 不然其否定范围则是短语。

否定短语的否定词不能参加正反叠用

(46) a. 他经常不来开会。

b. * 他经常来不来开会?

(47) a. 他会投资不成功。

b. * 他会投资成功不成功?

(48) a. 老李会不喜欢新加坡的热带气候。

b. * 老李会喜不喜欢新加坡的热带气候?

否定句子的否定词可以参加正反叠用

(49) a. 不是老王辞职了。

b. 是不是老王辞职了?

(50) a. 老刘不是朋友很多。

b. 老刘是不是朋友很多?

(51) a. 他不是讨厌那个孩子。

b. 他是不是讨厌那个孩子?

(五) 不同否定词的选用

本文目前的讨论主要限于“不”和“没(有)”两个否定词。这两个否定词固然是汉语最常用的否定词, 但是除这两个常用否定词以外, 还有几个不太常用的否定词, 比如“非”“并非”“别”和“甭(=不用)”。两个常用否定词在三个类型的否定中都可以使用, 而这几个非常用否定词不仅不常用, 还对否定类型有选择性。其中“非”就只能用于构词否定, “并非”“别”和“甭”则只能用于句子否定。一个明证是“并非”“别”和“甭”只能用于主句, 不能用于从句, 尤其是不能用于最能说明问题的定语从句, 比如不能说“* 你别买

的书太贵了”^①。而汉语居然存在只能用于句子否定，不能用于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的这类否定词，这一语言事实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汉语中存在不同于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的句子否定的分析方法。

概括起来，汉语中各否定词的适用范围可以总结如下表。

表1 汉语各否定词的适用范围

否定词	构词否定	短语否定	句子否定
不	X	X	X
没(有)	X	X	X
非	X		
别			X
甭			X
并非			X

如果把本文讨论到的三类否定的其他特点一并考虑进去，我们更可以做出下列概括。

表2 汉语三类否定的特点

否定类型	构词否定	短语否定	句子否定
否定词	不, 没(有)、非	不, 没(有)	不, 没(有)、别、甭、并非
作用层面	构词	短语	句子
否定范围	构词语素	短语	句子
否定中心	构词语素	短语中的比较重要的成分	句子的焦点成分

三 其他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3.1 否定词和否定中心的相对语序

否定中心是否定范围内的语义重点，否定中心一定会在否定范围以内。就此而言，最能证明存在句子层面否定范畴的证据理论上莫过于否定中心出现在否定词以前。否定中心位于否定词之前意味着否定范围包括否定词之前成分在内的所有成分，不一定仅仅是否定词后接的词或者短语。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前文所述，Jackendoff (1969) 甚至认为只有否定范围能够覆盖主语的否定句才是真正的句子否定句。但是，这种逻辑可能性在汉语中因为一个偶然的技术原因被系统性地排除了，那就是汉语的否定词本身有强化焦点，强化否定句否定中心的副功能，是一个兼职的焦点标记。而作为兼职的焦点标记词而非作为否定词，它必须出现在否定中心的前面，就如同专职的焦点标记词“是”必须出现在焦点成分之前一样。

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分析方案蕴含着一个跨语言的预测：如果存在一种语言，它的否定词不像汉语中的“不”和“没有”那样同时是个兼职的焦点标记，或者即使是焦点标记也不像在汉语中那样一定出现在焦点成分之前，那它的否定中心完全可以用在否定词之前。达让登语恰好就是这样的语言，这种语言中否定词用在句尾，用在所有的其他成分之后，这样以来包括否定中心在内的所有句法成分都出现在这个句尾否定词之前。

^① 感谢审稿专家提醒笔者注意可能的反例。比如“是妈妈叫你别走”“妈妈说的是你别走，不是我别走”等。我们对此的看法是，“是妈妈叫你别走”一类所谓的兼语句句面上是两个简单句的套叠，“是妈妈叫你 + 你别走”，只是第二句的主语“你”被删除了，“别”仍然用于否定“你别走”的句子否定词。“妈妈说的是你别走，不是我别走”中的“你别走”和“我别走”都是宾语从句，而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以充当宾语从句，尤其是在主要动词为“是”和“说”的情况下，这跟相关语法规则并无矛盾之处。

(52) xaj³⁵ ma³¹ mionj⁵³ go³¹ a³¹ gau⁵³ wi³⁵ lui⁵³ m⁵⁵. (达让僜语) (马宏程 2014: 61)

我 以后 (助) 淘气 (助) NEG

我以后不淘气了。

(53) e⁵⁵ a³¹ m⁵⁵ ei⁵⁵ e⁵⁵ ɲonj³⁵ kɬun⁵³ ɛa⁵⁵ ja³¹ jim⁵⁵. (达让僜语) (马宏程 2014: 61)

这 桃子 这 你 吃 可以 (助) NEG

这桃子你不能吃。

(54) monj⁵³ go³¹ ta³¹ bɬu⁵⁵ ei³⁵ du⁵⁵ ga³⁵ ja⁵³. (达让僜语) (马宏程 2014: 61)

公家 (助) 东西 拿 (语尾助词) NEG

公家的东西别拿走。

3.2 “否定范围全句说”及其反例

如前文所述,有关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分际的讨论本质是关于否定范围的讨论。而汉语语法学界有关否定范围的讨论较早的文献当属沈开木(1984)。该文明确指出,“一般地说,‘不’字的否定范围在‘不’字后面,常常是从‘不’字后面那个词开始,到动词的宾语为止”。此后不久,吕叔湘(1985)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不或没的否定范围是不或没以后的全部词语,一个词在不在否定范围之内,有时候会产生重大的意义差别”。此外,一些生成语法学者一般认为否定范围是所有受否定词成分统制(C-command)的语法成分。而我们知道,生成语法所定义的成分统制的语法成分在汉语中都在成分统制词的后面,所以两个分析方式可以统称“否定范围后项说”。

但是,吕叔湘(1985)还同时指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否定范围可以扩大。如果句中“有对比重音,否定的焦点就移到这个重音所在”,否定的焦点因而“可能在不或没之前,这样就把否定的范围扩大到不或没的前边去了”。徐杰、李英哲(1993)在此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一步,提出否定是一个属于全句的平行于疑问范畴的非线性范畴,否定范围就是整个句子,否定中心就是所在句子原有的焦点,不存在独立于句子焦点的否定中心。关于否定选择焦点作为否定中心,还可参看李宝伦、潘海华(1999),以及陈振宇(2017)的讨论。相对于否定范围后项说,后者实为“否定范围全句说”。

“否定范围全句说”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袁毓林(2000)和胡建华(2007)就认为全句说值得商榷,否定的中心不一定是句子原有的焦点,句子焦点和否定中心可以分离。本文认为,徐杰、李英哲(1993)三十年前有关否定中心就是句子原有焦点而不再另立中心的论断基本有效,但是它仅仅适用于句子否定这一个类型,学者们提出的否定反例都不是句子否定,而是短语否定。将否定划分为句子否定、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三个类型为我们现在重新审视相关问题,通盘考虑统一处理相关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框架。

我们这里把相关反例或者说问题例句划分为下列 A、B、C 三组。多数例句来自袁毓林(2000)和胡建华(2007),少数例句是本文的补充。

A. 由焦点标记词“是”标明焦点成分的句子

(55) 是老王没来。

(56) 是他们跑得不快。

B. 使用“一直”类副词的句子

(57) a. 我一直没生病。

b. 我没一直生病。

(58) 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59) a. 我常常不刷牙。

b. 我不常常刷牙。

(60) a. 他故意没去。

b. 他没故意去。

(61) a. 他能不去。

b. 他不能去。

(62) a. 他一定不去。

b. 他不一定去。

(63) a. 他因为天热没去上班。

b. 他没因为天热去上班。

C. “他们跑得不很快”类述补结构

(64) 他们跑得不很快。

(65) 久别重逢的母女俩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关于 A 组例句, 如前文所述, 它们不是“否定中心等于句子焦点论”的反例, 而是短语否定。徐杰、李英哲 (1993) 的分析确实有误。(55) 句子的焦点是由焦点标记词明确标明的主语“是老王”, 但是否定词“没”跟“来”组成一个短语, 否定词“没”的否定范围正是这个短语。做此分析的理据除了前文提到的正反重叠之外, 还可以用我们刚刚提到的否定词的选用来验证。比如说这类句子都一律排斥“并非”“别”“甬”等只用于句子否定的否定词。

(66) a. * 是老王别走。

(比较: 别是老王走了)

b. * 是老王并非走了。

(比较: 并非老王走了)

(67) a. * 是他们别跑得太快。

(比较: 别是他们跑得太快)

b. * 是他们并非跑得太快。

(比较: 并非是他们跑得太快)

关于 B 组例句, 胡建华 (2007) 指出, 如果否定词可以对其局部辖域之外的焦点进行否定, 那么以上例句中 a 句的解读应该和 b 句相同,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是上列各例因否定词和特定状语先后次序的不同而有语义解读差别, 这显然不支持徐杰、李英哲 (1993) “否定中心等于句子焦点论”及其所蕴含的两组句子意义相同的预期。

胡建华 (2007) 对语言事实的观察是对的, (57) 至 (63) 中 a、b 两组句子确实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语义解读。而如果严格照徐杰、李英哲 (1993) 的分析, 否定词都是否定全句, 句子原有的焦点就是否定的中心, 那否定词和特定状语不管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都是状语, 都是否定词否定的中心, 那就不应该有此意义差别。这些质疑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认为, a、b 两组句子之间的差异在于 a 组例句都是包含否定短语的肯定句, b 组才是句子否定的否定句, “否定中心等于句子焦点论”适用于解释 b 组句子, 其中的否定范围就是整个句子, 否定中心就是该句的焦点, 也就是那些状语。但是, “否定中心等于句子焦点论”不适用于解释 a 组句子, 其中的否定范围是否定词后接的短语, 否定中心是该短语中的修饰语。前文用以区分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的句法语义特点支持这个分析。一个明显的证据是, 只能用于句子否定的否定词“并非”可以替换 b 组例句中的否定词, 但是不能替换 a 组例句中的否定词。

(68) a. * 我一直并非生病。

b. 我并非一直生病。

(69) a. * 他天天并非上班。

b. 他并非天天上班。

(70) a. * 我常常并非刷牙。

b. 我并非常常刷牙。

(71) a. * 他故意并非去的。^①

b. 他并非故意去的。

(72) a. * 他能并非去。

b. 他并非能去。

(73) a. * 他一定并非去。

b. 他并非一定去。

(74) a. * 他因为天热并非去上班。

b. 他并非因为天热去上班。

因为否定词兼有焦点标记的功能, 句子否定专用的否定词“并非”用在句首或谓头两个不同的句法位置时可以导致否定中心的不同。但是即使否定中心不同, 否定范围不变, 都是含有否定词“并非”的那个句子。下列两例的否定范围虽然都是全句, 但是否定中心因否定词“并非”的不同位置安排, 它在 (75a) 中是“老刘”, 而在 (75b) 中则是“天天”。其道理就在这里。

(75) a. 并非老刘天天迟到。

b. 老刘并非天天迟到。

至于 c 组例句, 胡建华 (2007) 说徐杰、李英哲 (1993) 认为“他们不跑得很快”这类例子之所以不合

① 加“的”更自然一些, 但不影响相关观点。

语法是因为否定词要尽可能靠近焦点成分,而该句中的焦点成分是形容词“快”。应该放在形容词“快”的前面,却放在动词“跑”的前面,所以句子不合法。但是胡建华(2007)引用 Huang(1988)指出,事实上否定词是可以放在“跑”前面的。

(76) 如果你不跑得快,你就得不到奖品。

胡建华(2007)对语言事实的判断是正确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否定词“不”确实可以用在“跑”前和“快”“很快”前两个不同的位置,且不管在哪个位置上该否定词的否定对象都是句子,而非短语。之所以出现两可的特殊情况,是因为“他们跑得很快”是两个不同结构的线性重合,第一层主谓结构既可能是“他们跑得+很快”,也可能是“他们+跑得很快”,前者被否定后就是“他们跑得不很快”,后者被否定后则成“他们不跑得很快”。^①有两个证据,一是汉语中常见的用于主谓之间的语气词“嘛”“啊”也可以在这两个位置出现,二是两个位置上的否定词都可替换为仅用于句子否定的否定词“并非”。^②

(77) a. 他们跑得不很快。 b. 他们跑得嘛,不很快。 c. 他们跑得并非很快。

(78) a. 他们不是跑得很快。 b. 他们嘛,不是跑得很快。 c. 他们并非跑得很快。

四 结论

徐杰、李英哲(1993)指出,否定和疑问都是非线性的语法范畴,它的作用范围是全句,因此没有独立的否定辖域和疑问辖域。否定句和疑问句也没有独立的否定中心和疑问中心,否定和疑问的中心就是所在句子的焦点。否定中心和疑问中心的选择取决于跟否定和疑问无关的句子焦点的选择。否定和疑问作为两种属于全句的句法范畴只是分别对肯定和陈述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原句的焦点。否定中心(=否定句的焦点)跟否定词没有直接的前后语序关系,否定词的语序安排取决于它们的词类性质和同时兼做焦点标记的特点。上述观点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和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否定中心和句子焦点完全一致的论断存在反例(袁毓林 2000; 胡建华 2007)。

这些反例启发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深究。本文认为,功能范畴的否定存在类型差异,否定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类型:句子否定、短语否定和构词否定。三类否定可以分别在句子层面、短语层面和构词层面三个不同的层面运行。句子否定是一种属于全句的功能范畴,其否定范围正是它所依附的那个句子,其否定中心就是该句的焦点,不能另立中心。所以,徐杰、李英哲(1993)有关否定、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论断依然成立。但是,那些论断仅仅适用于句子层面的否定,不适用于构词层面和短语层面的否定。句子否定中的否定词和否定中心原本应该没有语序先后关系,否定中心原本完全可以出现在否定词之前,达让登语等将否定词置于句尾的语言正是如此。但是这个逻辑可能性在汉语中因为汉语否定词同时兼有焦点标记的副功能在技术层面上被系统性地排除了。

本文倡导对否定范畴进行分类处理,但能否将这个分析方案在技术上全面贯彻实施显然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足够多的、足够可靠的句法语义特征标准把不同类型的否定清晰切割开来。本文找到了这样的句法语义特征,并演示了三类否定的确立能解释哪些语言现象,能处理此前让人倍感困扰的哪些难题。其中,构词否定跟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之间的分野比较清晰,作为一个构词语素参与构词的否定项和否定对象组成的一个词语跟其他词语一样,不能扩展,其组成成分也不能替换,否定对象有可能是一个不能独立使用的黏着语素。短语否定和句子否定的分野稍显模糊,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语义上对应不同的语言单位,用反义词进行替换的

① 多数人的语感是这里使用否定词“不是”(“他们不是跑得很快”)比使用否定词“不”(“他们不跑得很快”)更自然一些。当然,“如果你不跑得快,你就得不到奖品”中直接用“不”也很自然,没有问题,但是那是因为该句的是个虚拟语气句子。虚拟语气常常可以把非虚拟语气不太好接受的句子变得更好接受(石毓智 2001)。不过这些问题无关本文的大局和原则问题。

② Huang(1988)讨论过这个重要的问题。虽然他认为把“他们跑得很快”的第一层结构分析为“他们+跑得很快”更有道理,但是他同时列举了把该句分析为“他们跑得+很快”的诸多理由。

可能性,跟界标成分的语序先后,可否进行正反叠用的操作以表疑问,以及不同否定词的选用等五条语义和句法标准把它们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的问题例句都可得到妥善处理。

参考文献

- 蔡维天(2007)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中国语文》第3期。
- 陈振宇(2017)《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陈振宇、陈振宁(2021)汉语句子否定的类型学性质,《显性否定》,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戴耀晶(2013)否定表达与否定常数,《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 胡建华(2007)否定、焦点与辖域,《中国语文》第2期。
- 李宝伦、潘海华(1999)焦点与“不”字句之语义解释,《现代外语》第2期。
- 吕叔湘(1985)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第4期。
- 马宏程(2014)《否定标记的句法位置及相关问题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马宏程、熊 雯、徐 杰(2010)全句否定范畴标记的句法位置及相关解释,《汉语学报》第1期。
- 钱敏汝(1990)否定载体“不”的语义—语法考察,《中国语文》第1期。
- 沈开木(1984)“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中国语文》第6期。
- 石毓智(2001)《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 徐 杰(2001)《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徐 杰(2005)句子的三个敏感位置与句子的疑问范畴,《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徐 杰(2010)句子语法功能的性质与范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徐 杰、李英哲(1993)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第2期。
- 徐 杰、李 莹(2010)汉语“谓头”位置的特殊性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汉语言文学研究》第3期。
- 袁毓林(2000)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中国语文》第2期。
- Huang, C.-T. James (1988)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2): 274–311.
- Jackendoff, Ray S. (1969)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negation.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5(2): 218–241.
- Jackendoff, Ray S.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Klima, Edward S. (1964) Negation in English. In Jerry A. Fodor and Jerrold J. 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Types of Negation and Some Relevant Syntactic and Semantic Issues

XU Jie ZHANG Fan

Abstract: Negation, as a functional category, exhibits differences between types and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sentence negation, phrase negation, and morpheme neg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operational criteria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at clearly distinguish said types of negation. Through demonstration, it elucidates how the classification of negation can account for various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resolve long-standing issues in Chinese grammar. Negation functions as a category at the sentence level, with its scope delimited by the sentence to which it attaches, and its focus aligned with the focus of the sentence itself. However, these generalizations apply solely to sentence negation and not to phrase or morpheme negations.

Keywords: sentence negation, phrase negation, morpheme negation, scope of negation, focus of negation

徐杰: 999078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xujie007@gmail.com

张帆: 10073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zhangf@cass.org.cn